

阿尔卑斯

第一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南欧
拉美文学研究室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
河北教育出版社

阿尔卑斯

第一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南欧
拉美文学研究室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阿尔卑斯. 第1辑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南欧拉美文学
研究室著. — 石家庄 :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434-8281-4

I. ①阿… II. ①中… III. ①文学研究—欧洲—文集
②文学研究—拉丁美洲—文集 IV. ① 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41128号

阿尔卑斯 第一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南欧拉美文学研究室

责任编辑 郝建国 蒋海燕

封面设计 于 越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www.hbep.com>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5 号, 050061)

印 刷 保定市中华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排 版 保定市万方数据处理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4.62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978-7-5434-8281-4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纳博科夫《〈堂吉珂德〉讲稿》批评	陈众议 (1)
小说之镜：曹雪芹的风月宝鉴与马塞尔·普鲁斯特的 视觉工具	涂卫群 (14)
普鲁斯特与圣伯夫 ——《驳圣伯夫》之真谛	刘 晖 (70)
什么是一首译诗？ ——以《米拉波桥》为例	树 才 (107)
黑色，阴影，模糊的界限 ——赫尔塔·米勒与罗马尼亚	高 兴 (125)
“否定的自由” ——巴尔加斯·略萨评论	陈众议 (136)
米歇尔·图尼埃的双性同体观述评	孙婷婷 (149)
穆卡若夫斯基文学批评观之初探	杜常婧 (169)
综观匈牙利作家萨博·玛格达 小说《壁画》的成功要素	舒荪乐 (198)
对话 ——西方文学与音乐之关系初探	李 征 (214)
《理想国》的“秘索思”	李 川 (220)

对人性观层面上的道德教育的探讨

——读柏拉图《理想国》	张 娜 (233)
宛如冬天里的雪花飞扬	陈中梅 (246)
布尔迪厄《区分》节选	刘 晖 (307)
论现代诗学	杜常婧 (342)
萨特与新小说	孙婷婷 (359)
语言的混淆	孙婷婷 (369)
龙沙与音乐	李 征 (379)

纳博科夫《〈堂吉诃德〉讲稿》批评

陈众议

纳博科夫在《〈堂吉诃德〉讲稿》的《引论》中首先分析了《堂吉诃德》的时间地点，尽管他事先说明，他将“尽最大的努力避免在小说里寻找所谓的‘现实生活’这样的后果严重的错误”，并且认为“一部虚构的作品的细节越是生动、越是新鲜，它离所谓的‘现实生活’就越远”。^①

也许纳博科夫没有注意到西班牙作家阿索林的《堂吉诃德之路》^②，或者对之视而不见也未可知。他武断地认为，“《堂吉诃德》的不稳定的背景是虚构的——而且还是相当不能令人满意的虚构”。因为正如果戈里对于俄罗斯中部知之甚少，“塞万提斯对于西班牙似乎了解得也很少”。“倘若我们从地理角度来考察堂吉诃德的冒险旅

① 转引自纳博科夫：《〈堂吉诃德〉讲稿》，金绍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页。以下同书引文用页码标示。

② 阿索林：《堂吉诃德之路》，马德里，国内外经典作品文库，1905年。此书详细描述了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的行踪，并使之成为20世纪西班牙文化旅游的首选路径。

程，我们会面对让人目瞪口呆的混乱。详细情况我就不向你们解释了，我只说一件，那就是这些冒险旅程从头至尾每一步都是一团糟，非常不准确。”（p. 4）在此，纳博科夫还有意加了个注，即法国学者保罗·戈鲁萨克的《一个文学之迷：阿维亚内达的〈堂吉珂德〉》，其用意不言自明。

纳博科夫接着说：“作者回避了那些很具体的文字以及可能被查证的描述。倘若要顺着这一路线跨越四个省或六个省，在西班牙的中部漫游，那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因为在这个漫游过程中，在达到东北部的巴塞罗那之前，一个知名的村镇也不会遇到，一条河流也不会淌过。塞万提斯对于地方村镇的无知是不分青红皂白、彻头彻尾的……”（p. 4）

且不说纳博科夫的观点自相矛盾，即使如他所说，塞万提斯也是有言在先：“不久以前，有位绅士住在拉曼恰的一个村上，村名我不想提了……”^① 然而，阿索林在其《堂吉珂德之路》中写得明白：“塞万提斯之所以从一开始就含糊其词，谓村名不想提了，完全是因为他在拉曼恰有过不堪的遭遇。”^② 也就是说，他曾被羁押于拉曼恰的蒙德拉诺监狱，它就在一个叫阿尔加马西利亚的村庄附近，距离塞万提斯的故乡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也很近，而《堂吉珂德》恰恰又是在这座监狱中着床的。何况，塞万提斯在小说第一部结尾处有意假托阿尔加马西利亚学者，以献词、凭吊和墓志铭的方式说出了村名：

千雷隆隆响彻拉曼恰上空，
横扫千军胜过克里特王子^③；
脑瓜儿机敏恰似风信鸡头，
剑头所向永远是南辕北辙。

① 塞万提斯：《堂吉珂德》，马德里，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和西班牙语国家语言学院联合版，2004年，第27页。

② 阿索林：《堂吉珂德之路》，马德里，国内外经典作品文库，1905年，第17页。

③ 指古希腊传奇人物克里特王子伊阿松。

他短臂大力威名西方远扬，
从契丹到加埃塔无所不及；
他聪敏过人才思无人可比，
铜像在他面前也黯然失色。

他坚强无畏却又柔情似水，
阿马迪斯也不能望其项背；

……

如今长眠于这冰冷的石冢。^①

另一首墓志铭写道：

骑士长眠于斯，
一生渡尽劫波，
骑着骖驔难得，
踏遍坎坷歧途。
桑丘傻容可掬，
永远陪伴身旁，
人间侍从无数，
谁能与之媲美？^②

正因为如此，阿维利亚内达在其伪作中明确写道：堂吉诃德乃是阿尔加马西利亚人氏，其故乡就在阿尔卡萨尔德圣胡安附近。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塞万提斯故意隐去真名，不仅与《红楼梦》如出一辙（个中原因可供无数钩沉索隐者探询），而且客观上扩大了小说的地理覆盖面。

关于《堂吉诃德》的时间问题，也即作品所表现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状况，纳博科夫采取了同样的方式，认为“到底塞万提斯是一个虔

①② 塞万提斯：《堂吉诃德》，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和西班牙语国家语言学院联合版，2004年，第533页。

诚的天主教徒抑或亵渎神圣的天主教徒，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关系；甚至他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也没有什么关系；他对于他那个时代的状况的态度，无论他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态度，我认为也是不很重要的。就个人的意见来说，我更倾向于接受这样一个观点，即他并不怎样关注这些状况”。（p. 14）

然而，按照批评家洛夫乔依的说法，一般读者往往非杰作不读。但是，在他看来，那些永恒的天才作家往往是超越时间地点的，盖因天才作家关心的是人类的普遍品行，相反二流作家才更加关注周遭的现实。洛夫乔依曾援引另一位批评家的话说：“一个时代的发展趋向在次要作家的笔下比在高水平的天才作家的笔下显得更为清楚明晰。后者像讲述他们所生活的时代那样讲述过去和未来。他们是为各个时代写作的。但是在反应敏感的、缺乏创造力的作家手里，当时的理想清清楚楚地记录了自身。”^①

洛夫乔依们的观点固然不乏绝对化之嫌，但并非完全没有道理。重要的是他说出了西方学术界一个心照不宣的传统：不唯上，不从众。从这个意义上说，纳博科夫倒是沾了一点这个古典学术传统的边。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文学批评常常具有某种随风倾向，即不是唯上（权威意见或领导意志），就是从众（媒体追捧或大众趣味）。譬如《红楼梦》成了经典，红学便泛滥一时；而“绿学”（如《绿野仙踪》之类）则如夏炉冬扇，几乎无人问津。或者，言鲁郭茅、巴老曹者不谈徐钱张（徐志摩、钱锺书、张爱玲）、沈穆林（沈从文、穆时英、林语堂），反之则不屑于前者而定后者为尊。不信你就随便翻一翻近二十几年出版的近两千余种中国文学史。以上述两类情形为鉴，其雷同状况（包括立场、观点、方法和材料）几可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① 转引自塞尔登《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刘象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34页。

关于小说形式，纳博科夫以颇为轻蔑的口吻说道：“《堂吉诃德》属于很早、很原始的小说类型。它是与流浪汉和无赖冒险小说非常紧密地关联的——所谓流浪汉与无赖，源自西班牙语 pícaro 一词，它在西班牙语里是流氓无赖的意思——是如同葡萄藤覆盖的山一样古老的故事，这一类故事里都有一个滑头的人，一个流浪汉，一个江湖骗子，或者任何一个或多或少有一点古怪滑稽的人作为主角。同时这个主角追寻一个或多或少是反社会或者非社会的目标，他干着一件又一件的活，说着一个又一个笑话，出现在一连串有声有色、结构松散的片段里^①，而实际上喜剧的成分压倒任何的抒情或悲剧的含义……当然，在我们这个沉湎空想的堂吉诃德的冒险旅程中，我们所看到的远远不止一瘦一胖两个丑陋人物的磨难，但是这部书从本质上看仍属于原始的小说形式，属于结构松散、杂乱无章、光怪陆离的流浪汉和无赖冒险故事一类，而且最初的读者就是把它当作这样的故事来接受、来欣赏的。”（pp. 15-16）显然，纳博科夫从 17、18 世纪的一些阅读和反应中找到了证据。但是，他没有看到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有意保持了这样一种随心所欲的松散结构（惟其如此，他对骑士小说，乃至流浪汉小说的反讽才形神兼备、入木三分）。此外，纳博科夫似乎同样没有注意到塞万提斯的其他作品，如结构严谨的、一前一后的《伽拉苔亚》和《贝雪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险记》。再者，塞万提斯在其《训诫小说集》的序言中多少表达了他对流浪汉小说的不屑，因此流浪汉在《训诫小说集》中非但遭到诟病，而且并不可笑。

关于人物，纳博科夫更是竭尽贬斥之能事。他把堂吉诃德的笑料

① 在讲稿的另一个地方（“结构问题”一节），纳博科夫说道：“塞万提斯在写他这部作品的时候，似乎有过清醒与模糊交替出现的时期，有过有意的计划和毫无条理的模糊交替出现的时候，颇有点像他的主人公精神错乱的间歇性发作。”

当作塞万提斯的寒碜，并且很不以为然地断言：为了上演一出粗糙、原始的闹剧，塞万提斯让我们看到他的主人公只穿一件衬衣……而衬衣的长度还不能完全遮住他的屁股。说到堂吉诃德的那副盔甲，塞万提斯就更不像话了，因为它已经发霉，而且头盔是用理发师的洗脸盆代替的，那个脸盆上还有一个凹口。堂吉诃德又高又瘦，两条如柴的腿上还长着毛，而且又脏又臭，连寄生虫都不屑于光顾。纳博科夫于是毫不留情地称堂吉诃德为“病人”。而人物的坐骑同样瘦骨嶙峋……“列举了这样一些令人生厌的细节我必须道歉”，（p. 19）纳博科夫如是说。然而，在他看来，堂吉诃德“是一个神志清醒的疯子，或者说他是一个神志清醒的准精神错乱者；一个另类的狂人，头脑愚昧但是伴有间隙性的清醒”。他最后“放弃了自己的信仰，这既不是处于对他基督教的神的感恩，也不是在神的逼迫之下作出的选择——而是因为他的决定符合他的愚昧时代的道德功利标准”。纳博科夫认为“这个决定是个仓猝的投降行为”。（p. 23）

至于桑丘·潘沙，纳博科夫干脆称之为“猪猡肚子白鹤腿”。他认为桑丘仍是个游民，“骑在驴背上活像一个教皇——那庄严的模样颇让人感到‘死气沉沉’和‘年事已高’”。“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赖，不过他还是一个巧于辞令的无赖，由文学中无数个无赖点点滴滴集中起来构成的。”（pp. 24-27）这种近乎诅咒的评点方式颇似某种语言，比如我们的“文革”语言，当然更令人迁思西方某些极端言论对斯大林的丑化。然而，在多数西班牙读者眼里，即使堂吉诃德疯疯癫癫，桑丘·潘沙猪头猪身，小说结构松散、杂乱无章、光怪陆离，那也是十分有趣的。据纳瓦罗考证，“17世纪的西班牙读者，无论有意无意，大多视堂吉诃德为有血有肉的凡胎真身，而非脱离现实、纯属虚构的文学人物”^①。

纳博科夫进而得出结论说：“堂吉诃德当然并不有趣。他的扈从，尽管他凭着他的惊人的记忆，肚子里装着许多的老古话，但是与他的

^① 纳瓦罗：《17世纪西班牙的〈堂吉诃德〉》（*El Quijote español del siglo XVII*），马德里，里亚尔普出版社（*Rialp Ediciones*），1964年，第258页。

主子比较起来，甚至更加显得无趣。”（p. 30）这里，纳博科夫否定了他赖以依从的古典批评，即 17 世纪西班牙读者的接受。“在最初的堂吉诃德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和他同命运共欢乐，从而使源自现实生活的人物重新回到了生活。”（p. 30）罗德里格斯·马林也曾考证，早在堂吉诃德诞生初期，西班牙人就接纳了他。从 1605 到 1621 年间，在古都巴利亚多利德和塞维利亚、萨拉曼卡、科尔尔瓦、萨拉戈萨等许多西班牙城市都出现了堂吉诃德的形象。人们视堂吉诃德为喜庆的标志，在庆祝活动中予以演示：“堂吉诃德和桑丘·杜尔西内娅一起，出现在众多民间喜庆节目中，被人们当作逗乐的小丑到处演示……”“谁也没把他（堂吉诃德）视为值得尊重的严肃人物；恰恰相反，他们拿他的形象和德行做笑料……”^①波雷尼奥于 1662 年出版的《好王费利佩三世言行记》同样记叙了类似景况，谓国王远远看到有人在哈哈大笑，就对身边的侍从说，“那个读书人不是疯了，便是被堂吉诃德的故事逗乐了”。^②国王猜对了，因为侍从的调查结果是个年轻人果然在读《堂吉诃德》。（详见第一编第一章第二节）

那么，纳博科夫缘何认为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了无趣味呢？问题的答案在于他们或者说塞万提斯的“残酷性”和“欺骗性”。

三

纳博科夫说道：“现在我打算来解决蒙骗主线、残酷性主线这个问题。我准备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这样的。首先，我要把小说第一部里的旨在让人开心的折磨肉体的残酷性实例一个个列举出来……其次，我还将讨论小说第二部中描述的折磨精神的残酷性表现。”（pp. 62-63）此外，“《堂吉诃德》上下两部书构成了一部以残酷性为题

① 纳瓦罗：《17 世纪西班牙的〈堂吉诃德〉》（*El Quijote español del siglo XVII*），马德里，里亚尔普出版社（*Rialp Ediciones*），1964 年，第 263 页。

② 转引自里瓦斯·埃尔南德斯：《〈堂吉诃德〉解读》（*Lecturas del Quijote*），萨拉曼卡，西班牙学院出版社，1998 年，第 12 页。

的货真价实的百科全书。从这个角度来考察，这部书是有史以来写下的最难以容忍、最缺乏人性的书之一。而且它的残酷性是具有艺术性的。那些杰出的评论家们，戴着博士帽、戴着法冠，大谈这部书幽默、仁慈地烘托出成熟的基督教气氛，大谈‘一切都因充满爱和友好感情的仁慈举动而变得美好’^①的幸福世界，尤其是那些大谈第二部某一个‘和蔼可亲的公爵夫人’、‘热情款待堂吉诃德’的评论家们——这些滔滔不绝地大谈特谈仁慈的专家们可能读的是别的书，或者他们是透过一层又一层的玫瑰色薄纱来观察塞万提斯的缺乏人性的世界的。”“……我们就从第三章开始，在这一章里，路边客栈的老板让一个形容枯槁的疯子在他的店里留宿，就是为了取笑他，要叫所有住店的客人都来取笑他。然后我们在尖声大笑中继续翻下去，那是一个壮实的农民用一个皮带抽打被剥光了上衣的男孩（第四章）。还是在第四章，那是一个赶骡的人朝着孤立无助的堂吉诃德不住地抽打，就像在磨坊里打麦子一样，我们笑得肚子都抽筋了。在第八章，几个旅行修道士的仆人抓住桑丘的胡子一根根地拔，并且毫不留情地用脚踢他，我们又一回笑得肚子都痛。多么骇人的放纵场面！”“即使堂吉诃德实际上并没有用上雪水和沙子混合的灌肠剂，就像一本写骑士的书里所说的那样，但是他也差不多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同样是在第十五章里，像桑丘·潘沙那样要站却站不起的极其痛苦的身体姿势，又激起了一阵嘻嘻的欢笑声。到了这个时候，堂吉诃德已经失去了半个耳朵了——当然除了失去四分之三个耳朵之外，怎么也比不上失去半个耳朵来得有趣——好了，现在请留意一下他在一天一夜的时间里所挨的打：第一，用货囊支架打的伤；第二，在客栈的时候下巴挨了一拳；第三，黑暗中被乱揍一通；第四，脑袋上被铁做的风灯敲了一下。第二天早晨，天气晴朗，可是他的牙齿却大多没有了，那是几个牧羊人用石头砸的。翻到第十七章，戏谑就确实变得兴高采烈了，在这一章有名的用床单抛人这一场景，几个工匠——梳毛工和铰针工，书上说‘他们都

^① 指贝尔所著《塞万提斯》，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1947年，第12—13页。

是性格快乐的人，没有一点恶意，就是调皮捣蛋，而且爱玩’——他们抓住桑丘，要拿他寻开心，于是把他扔到床单上，朝空中抛起来，这是男人们在忏悔节玩狗的伎俩——随意中说到了仁慈、幽默的风俗。”“造成肉体上痛苦的残酷性当然好笑，而造成精神上痛苦的残酷性也一样好玩……现在我们翻到这部仁慈、幽默的小说的第二部。与第一部的戏谑相比较，第二部书采用的精神上的表现形式，引人发笑的残酷性达到了一个更高、更残暴的程度，而在肉体上的表现形式方面，它的残酷性则跌入了一个难以置信的粗暴新低谷。蒙骗性主线变得更加地突出；施展的魔法和魔法师俯拾皆是。”（pp. 62-89）

一如第一部，堂吉诃德在第二部中又写了一封信，派桑丘捎给杜尔西内娅，然而桑丘同样没有把这封信发出去，而是随便将路遇的三个村姑之一指给了他的主人。而那个所谓的杜尔西内娅浑身冒着蒜臭，嘴角上还长着一大粒带毛的黑痣。堂吉诃德先是失望，但转眼又觉得那是邪恶的魔法师在捣鬼，把美貌绝伦、贤淑无比的意中人变成了这副模样。因此，第二部通篇都说堂吉诃德愁容满面，不知道该如何消除魔法师的魔咒、让意中人恢复原样。

纳博科夫认为另一个骗局是学士参森卡拉斯科的建议：由他自己装扮成游侠骑士去和堂吉诃德决斗，然后将后者击败，并迫使其履行骑士规则——放弃行侠远游。第三个骗局是由公爵夫妇设计的。“现在我们来讨论书中主要的一对凶恶的魔法师，那就是公爵夫人和她的公爵。本书的残酷性在这里达到了残暴的高度。公爵的蒙骗主线，占了小说第二部全部的二十八章，大约二百页的篇幅（从第三十章至第五十七章）。而且另外还有两章（第六十九章和第七十章）写的也是同一个主线，于是，在这些章节之后，离全书结束就只剩下四章，即大约三十页内容了。”“现在，塞万提斯开始编织一个有意思的图案。接着将会有有一个双重魔法，即两套魔咒。这两套魔咒有时候重叠，相互接户，有时候它们按照各自的方式加以实施。有一个系列的魔咒是由公爵和公爵夫人详详细细策划的，并且由他们的仆人大致上是忠实地执行的。然而，有时候他们的仆人主动提出创议，可能这是要让他

们的主子感到意外，让他们大吃一惊，也可能是他们都抵挡不住要玩弄这个瘦削的疯子和十足的大傻瓜的诱惑。”“一连串残酷的恶作剧，从第三十二章态度一本正经的女仆把态度温顺的堂吉诃德的脸涂上肥皂开始。这一个恶作剧是仆人们想出来的第一个玩笑……”（pp. 62-89）

总之，纳博科夫列数《堂吉诃德》的种种残忍和不人道的戏法。既然如此，《堂吉诃德》何以成为经典呢？纳博科夫于是解释说，“《堂吉诃德》曾经被说成是有史以来写下的最杰出的小说。这个话当然是胡说八道。实际上，甚至它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小说之一这样的话也不能说，但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的个性特点却是塞万提斯的天才之一举，因为这个人物，一匹瘦马的背上骑着的一个瘦削的巨人，如此奇妙地在隐约间耸立在文学的地平线上，于是这部书存活下来了，并且将继续存活下去，究其原因，就因为塞万提斯在一个非常凌乱、缺乏条理的故事的主要人物身上注入了活力，同时，也因为这个人物的创造者的神奇艺术直觉，使得他的堂吉诃德在故事的恰当时刻活动起来，这个人物才得救，而没有崩溃。”“那么，我们的最后意见是什么？”纳博科夫将《堂吉诃德》的成功归功于或归咎于传播，即它的“非常奇怪的传播”方式。他认为这比它本身的价值更为重要。“这部书一出，立即就在国外翻译出版，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关于桑丘就没有什么可说了。他是因他的主子的存在而存在的。”他甚至补充说，“在这部小说原著之外，则有一大批堂吉诃德，他们或者是在不诚实的译本的污水池里产生的，或者是在用心良苦的译本的温室里培养的。毫无疑义，这个善良的骑士在世界各国茁壮生长，繁衍生息，而且最终到处都一样能适应：在玻利维亚，是狂欢节上的喜庆人物，而在俄国则是高尚但又无骨气的政治抱负之抽象象征。我们的面前摆着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一个文学作品人物渐渐地与产生这个人物的书脱离了关系；离开了他的祖国，离开了他的创作者的书案，在游历西班牙之后又来游历世界。因此，堂吉诃德比塞万提斯构思的时候要伟大得多。三百五十年以来，他穿越了人类思想的丛林与冻原——而他活

力更充沛，他的形象更高大。我们已不再笑话他。他的文章是怜悯，口号是美。他代表了一切的温和、可怜、纯洁、无私，以及豪侠。这诙谐的模仿已经变成杰出的典范。”（pp. 62-89）

至此，纳博科夫终于将人物——堂吉诃德从塞万提斯手上剥离了出来，通篇胡子眉毛一把抓的否定得到了缓解：①将作者和叙述者混为一谈；②将作者、叙述者和作品内容混为一谈；③将作者、叙述者、作品和读者接受混为一谈。而最终唯一得到肯定的其实只有堂吉诃德，尽管因为这个肯定他最后也不得不勉强承认塞万提斯的一点“功劳”。

至于说堂吉诃德已经并不可笑，倒不是纳博科夫的发明。其实早在一百年前，海涅已经用悲恸回应了堂吉诃德的不幸。海涅说他从小不曾用笑声迎接过这个英雄。“他遭人嘲笑害得我很难受，正像他受了伤叫我心里不忍。上帝创造天地，把讽刺搀在里面，大诗人在印刷成书的小天地里，也就学样；我还是个孩子，领会不到这种讽刺，看见这位好汉骑士，空有义侠心肠，只落得受了亏负，挨了棍子，便为他流辛酸的眼泪。我那时不大会看书，每个字都要高声念出来，所以花鸟林泉和我一起全听见了。这些淳朴无猜的天然品物，像小孩子一样，丝毫不知道天地间的讽刺，也一切当真，听了那苦命骑士当灾受罪，就陪着我哭。一株衰老不材的橡树微微啜泣，那瀑布的白色长髯飘扬得越发厉害，仿佛在呵斥人世的险恶。看到那头狮子无心迎斗，转身以屁股相向，我们依然以为这位骑士的英雄气魄可敬可佩。愈是他身体又瘦又干，披挂破烂，坐骑蹩脚，愈见他的所作所为值得夸赞。我们瞧不起那些下流俗物，那种人花花绿绿，穿着绫罗，谈吐高雅，而且顶着公爵头衔，却把一个才德远过他们的人取笑……有一场比武真惨，这位骑士很丢脸，输在人家手里，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念到这段情事的那一天。那是个阴霾的日子，灰黯的天空里一阵阵都是气色凶恶的云，黄叶儿凄凄凉凉从树上落下来，憔悴的晚花奄奄待尽，头也抬不起，花上压着沉甸甸的泪珠，夜莺儿早已不知下落，望出去是一片衰盛无常的景象。我读到这位好汉骑士受了伤，摔得昏头昏

脑，躺在地上。他没去掉面盔，就向那占上风的对手说话，声音有气无力，仿佛是坟墓里出来的……我看到这里，心都要碎了……”^①

但是海涅并没有因此而否定塞万提斯，就像我们不能因为夏洛克而否定莎士比亚一样。那么，纳博科夫何以如此这般地不分青红皂白、对塞万提斯乱砍乱伐呢？回顾一下此公身世及其惯常表现，答案也就不言自明了。

我们知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把贵族出身的纳博科夫一家送上了流亡之路。适值现代主义在西方风起云涌。充满不甘的青年纳博科夫与追求“新”、“奇”、“怪”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各色先锋风潮一拍即合。于是，我们从纳博科夫那儿听到或者看到的不仅是他对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的否定，他还以近似的方式攻击过许多作家作品。他称劳伦斯是臭大粪，庞德是老骗子，康拉德是无可救药的稚童，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丑陋而笨拙的感官刺激家，弗洛伊德学说是极端的自欺欺人，布莱希特和加缪则什么也不是，托马斯·曼的《死于威尼斯》和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像垃圾筒，福克纳的作品是玉米棒似的编年史……在他看来，所有这些作家作品都是荒诞不经，都像在被施了催眠术的人在与椅子做爱。可见，纳博科夫的文学思想比他的小说更偏激，也更具想象力。

然而，纳博科夫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竟然也会在4月23日这个塞万提斯（同时也是莎士比亚）的忌日与世长辞。可见生活永远比文学更神奇、更强大。

当然，这种偏激的文学观并不能完全解释纳博科夫何以如此充满火药味儿地轰击和否定塞万提斯及其《堂吉诃德》。极端的意识形态也许是真正的决定因素。虽然丹尼尔·贝尔很快就会倡议“终结”意识形态，但上世纪50年代末毕竟还是冷战时期。未几，越南战争也将如火如荼地进行。纳博科夫显然把自己当成了堂吉诃德，而苏联，乃至整个世界或许就是他不得不面对和忍受的残酷与虚伪。无论如

^① 海涅：《精印本〈堂吉诃德〉引言》，钱锺书译，《海涅文集·批评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413—433页。